

庫 文

種 千
編 主

宋 元 學 案

(三十二)

著 義 宗 黃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元學案

(三十二)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表

吳澄	孫當	
程陂庵戴泉 溪程月巖門	元明善	
人 雙峯再傳	虞集	陳旅
勉齋宏齋南 溪三傳		附師傳古直
晦翁清江四 傳		王守誠
象山私淑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劉霖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晉	
	解觀	
	黃盅	
	潘音	
	趙宏毅	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昇	
危素	別見靜明寶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紹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真 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 張理

道園講友

王科 子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 子集 見上草廬門人

並草廬講友
字尤魯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歐陽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奎 子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樊士瞻

黃澤

趙沔

倪尙誼

附李慨之

武恪

並草廬同調

草廬學案

祖望謹案草廬出於雙峯。罔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於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於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旣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旣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卽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

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會到人所記錄遂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卽二氣二氣卽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汙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揚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

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常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

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是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目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於身。

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間，未始相離也。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於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

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或問立之義。曰。定腳之謂立。動腳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腳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於禮之立。並同。堅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於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敬者心之一。

主於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於後。不若安所安於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蔬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於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

比於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於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於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艱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僂僂。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欲十者之情。而歸之於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日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於吾事，則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一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於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於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於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於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已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

焉有見有得可立而埃。

讀四書有法。必究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